

散文

鎏金土地富山村

■ 张玉丽

虽没有去过三地村,倒是早有耳闻,尤其是去年听说吉通铁路副线开工建设时,造成83户民房受损。三地村两委班子与宇宙地镇政府、旗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协调下,仅用42天受损的房屋就全部实现了重建和维修,老百姓给三地村两委班子送上了一面锦旗,乡村速度可见一斑。

听着这样的故事吃午饭,纯农村版的猪肉炒酸菜丝儿,让我吃出了乡音乡情。是的,三地村农民已经向幸福生活迈进。而这生活,是三地人往昔的奋斗和今朝拼搏的结果。

宇宙地镇三地村位于热水塘西南角,与热水塘紧紧挨着,是这墙那院儿的“邻居”,虽归宇宙地镇管辖,但中间隔着热水塘,总有隔架迈塞的感觉。也难怪,三地村原是热水塘的下属行政村,14个村民组像包饺子一样把热水塘包裹起来。1999年合乡并镇,为了单独打造热水塘的特色康养旅游,三地村便易主,划归宇宙地镇管辖。

三地村不管归哪管,地还是那块地,组还是那些组,人还是那些人。有过锄头、镰刀挥舞的原始耕作模式,也曾唱着“1979年,那是一个春天”的歌,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

土地是老一辈人的命根子,三地村的14个村民组,就有“头地、三地、八地、十地、下九地、上九地、六地沟”七个带“地”字的村民组,可见早些年农民对土地的珍视,吃饱、穿暖是那个时代农民永远的追求。

农民有了集体土地后,让土地多产粮,是生产队时农民的最大心愿,他们深谙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”所以一到冬天农闲了,队长就满营子喊:“积肥了哎——”于是抬筐、粪挑子、粪箕子都派上了用场。

冬天积肥,秋天倒粪,春天刨冻粪、送粪,待到清明开犁种地时捋粪,这种拉磨盘似的积肥、施肥的过程,轮回了一个个春夏秋冬。刨冻粪、送粪、捋粪是老少爷们儿无奈又无法摆脱的重体力劳动。男人们挥汗如雨,论力气挣工分儿,按工分儿分粮食,多劳多得。女孩子多的家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吃饱穿暖仍然是

一种奢望。

分田单干后,老少齐上阵,农户比赛似的把自家田地种好。谁家的庄稼亩油光黑绿,谁家的庄稼黄毛拉瘦,庄稼好不好,看出苗情况就能定乾坤,而肥料和墒情是关键。农民都知道农家肥是催生粮食增产的最有效办法。这是生产队时总结的经验。所以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粪场,男人有事没事就拎着粪箕子取肥,甚至跟在牲畜屁股后捡粪。冬天里起早贪黑到山野去捡粪,成了庄稼人雷打不动的习惯。家庭主妇们早起往粪场倒灰,就看到挑着挑筐的老爷们儿满载而归,他们头上冒着热气儿,踩着点儿似的,忽闪忽闪的扁担、沉甸甸的粪挑子和扁担头上挂着白霜的狗皮帽子一起律动着,口鼻里呼出的白气儿,增加了胡子茬儿上的冰霜的厚度……

秋天,庄稼刚虎皮色儿,人们就背着手满山兜岭地溜达,像检阅士兵一样。谁家的庄稼长得得好,谁家的庄稼长得孬,大伙儿心明镜似的,而庄稼株的多少和高低,见证着一个家庭的勤劳程度。尽管有三提五统且按要求交公粮,三地村的农民已解决了温饱问题。可是,依靠土地致富,仍是梦想而已。

直到习山当了大队书记,三地人的腰杆儿立刻拔得倍儿直。

习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名人,旗委、旗政府的大院里总有他的身影。习山个子不高,也不怎么讲究穿戴,但人的思想超前,在他的眼里,只有不敢想没有不敢干。他带领农民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建厂子、上项目,砖厂、酒厂、皮革厂、磨石块厂、菌厂、基建队,红红火火地开办起来。于是三地大队的农民有了第二个身份——“厂子里的工人”。农民的干劲儿一旦被激发出来,创造力是无穷的,收入更是翻了几倍。人们欢快地忙碌着。

“发展生态”是习山的另一个惊人创举,他带领农民大力发展“生态经济沟”建设,引进了北方农民闻所未闻的“文冠果种植”。文冠果耐干旱、贫瘠、抗风沙,在石质山地、丘陵或半固定的沙区均能成长,是食用油料树种。

习山把不能种植庄稼的山地和丘陵

充分利用起来,文冠果的种植取得了可喜成效。不得不说,习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。可惜好景不长,随着习山患重病离世,他兴办的企业也一个个倒闭。文冠果也被农民砍了拿回家里当柴烧……

三地大队的土地多为山坡地,几乎全部靠天吃饭,倘若遇到干旱、雹打水冲,连种子都白搭了,还何谈养家糊口?再加上后来美国产的“二铧”车接一车地拉进村里,这是农民的“劫”,也是土地的“劫”。土地板结,凭土地摊派永远干不完的勤务工,让更多人放弃了土地,背井离乡外出打工。三地大队的不少山坡地成了兔子不拉屎的撂荒地。

然而,土地永远是无价的。2019年,三地村迎来了“土地革命”的春天。

康养是当今人民吃好穿暖后的深层次需求,也是当下小康生活的最终目标。克旗委组织部因时而谋,在三地村实施党建引领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,投资100万元,由三地村委会牵头,租赁承包农户手中零星的土地,集中整合,集约化种植养身保健型的中草药,当年种植黄芩1000亩,双方约定中草药收益的20%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。

2020年,三地村班子成员带头说服亲戚朋友,利用旗农牧业局的500万元扶贫资金,继续流转土地5000亩,种植黄芩、柴胡、桔梗、小黄芩等中草药。勇敢迈出了中草药种植的坚毅步伐。

同年,三地村利用上级资金120万元,在村委会西侧17亩建设用地上,建设了一处中草药仓储基地。后来又继续投资建设仿野生蒙中药材饮片加工厂一处。“种植基地+仓储基地+生产线”,三地村的土地金子般抢手。

2021年,已种植两整年的黄芩喜获丰收,仅起了700亩,每亩纯收入700元。集体经济资金也相应注入了9.8万元。典型的“坐享其成”,这是三地村的土地收益史上从来没有的记录。

如今,一到夏天,三地村的山坡地上,黄紫相间的中药花,成为百里山川的风景画,经——热线二十分钟的车程,倘若打开车窗,沁人心脾的草药花香立刻让人神清气爽。

三地村,药花香香渐浓,未来可期。

三地村简介:三地村位于宇宙地镇西南部,辖14个村民组,全村总面积9.9万亩,其中:耕地面积1.8万亩,多以山坡地为主,林地面积2.1万亩,草场面积4.3万亩。户籍人口为1019户,2082人,常住人口为406户881人,农民增收的途径主要是种植业、养殖业和劳务输出。近几年,中草药种植成为特色种植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60元,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50万元。

这里的山路十八弯,这里的水路九连环,这里的杨树一排排,这里的田地连成片。这里的景象像放映机一样将画面投射在我眼底。要问这是哪?这就是新开地乡的红石砬村。是的,这就是红石砬给我的初印象。对了,这里风力发电机还特别多呢。

到达红石砬已经接近中午,村委会忙忙碌碌,听说是准备一个什么考试,说明来意,村党支部书记赵海芬把我带到一位老人家中。这位老人叫刘善英,是以前的村支书,现在虽然退休了却也闲不住,在村子里开了一个小店铺,经营一些种子农药,顺便帮附近的村民充话费、交水电费。或许是因为有过工作经验的缘故,刘善英老人说起话来有条不紊,就是一些统计数据也记的清清楚楚。跟随刘善英的讲述走进红石砬子,去了解我认为与众不同的红石砬村。

别看红石砬子这山路盘旋的,却也是交通要道。而红石砬村部所在地,从古至今都是集贸市场。刘善英老人指着窗外这条路告诉我,这一里长的路在最繁华的时候,两旁都是摊位,人头攒动,好不热闹。

跟随刘善英的讲述,我仿佛听到了小贩们的叫卖声,随着叫卖声看到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。那边榆树底下扔蔬菜的,挑着品相难看的菜叶扔到不远处,几只羊立剥炖过品尝人间美味。被摘好的蔬菜,都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,它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菜品,在这里被标上价格,陆续找到归宿。那边卖的是针头线脑,这些东西别看小,却是人们生活离不开的东西,虽说本小利薄,可是换些零用钱还是富富有余。什么修鞋的、修自行车的,磨剪子戥菜刀扎堆开张。买布的妇女大声的和商贩讨价还价,赶着牛车购物的从远处村里来,人吆喝着牲口,那些远道来的商人,第一天就到了,在村子的小店住一晚。小孩们三五成群流落在卖吃食的小摊上,卖种子的介绍着各种类型种子的优劣……

随着时代变迁,售卖的物品不断更新。更多新物件出现在集市上,修自行车的不见了,取代的是电焊铺和修理农机具的,针头线脑的也逐渐少了,手机门市开了几

家,棺材铺改成了殡仪用品大全。小汽车一鸣笛,街上的行人找个空地让开了。远路的商人总是可以当天回去。蔬菜也不仅限于土生土长,那些外省的,老辈子没见过的、稀奇的东西更是丰富了百姓的味蕾。这不就是一幅浓缩现实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嘛!

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坐在我对面慢悠悠的讲述着这些。带着对过去的怀念,对现在的满足,还有那么一些对未来的期许。最近两年疫情,集市虽说像以前那么热闹,但商店门面还是生意兴隆的。

感知的东西总是带有温情,而理性的东西却说明问题。所以,刘善英又用数字向我全方位展现了红石砬。

红石砬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为主。粉条加工厂2家,年销量粉条150吨。红石砬每逢五、逢十是集市,除了集市,平常百姓购物也完全可以满足,因为有超市、商店6家、农机具专卖、修理铺3处、建材经营2处、卫生室及药店3家,饭店2家、殡葬服务1处,米面加工厂4处,化肥经营2处,移动服务1处,年交易额达2800多万。当看到这一串串数字,才知道,虽然不是多大的地方,却有属于自己的繁华。

从刘善英老人的小店出来,正赶上放学时间,红石砬小学就在村部不远处,透过校门看到整洁宽阔的操场和一些体育器材。小学生陆续出来,一位接学生的老乡对我说,学校离家近,不耽误干活,不像有些地方没有学校,孩子还要送到别处住校,孩子小家里人总惦记。

红石砬村小学一到五年级,还有幼儿班。据说还有外乡的老师过来授课,这就是传说中的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吧。

到了红石砬子,不看红石砬子这可真不叫个事儿。无奈冬雪未融,时间紧迫。种种原因与它失之交臂。红石砬子到底有多红?红石砬子为啥红?把这些问题留给白给自己和读者吧,让大家对红石砬子有那么一些期许,那么一些好奇。如果来年春暖花开,又有天时地利,定要亲眼见过才算。

我其实不想这么生硬的记下来,无奈时间太匆匆了。人们常说,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红石砬

散文

你是我中的清明上河图

■ 红 酒

子的山静静的矗立在那守护着这里的人们,红石砬子的水默默地随季节变换着温度,养育这里的人们。我只是这里的一个匆匆过客,带着对这里无限祝福挥手说再见。

写完这篇文章,我带上耳麦,那歌声就悠悠入耳,“飘逸的外衣,街上叫卖的小曲,仿佛隔空变换到那里,一切模糊又清晰,几秒钟的世界,感叹不平凡的意义……”

红石砬村简介:红石砬村位于新开地乡东南部,东与苇塘河村毗邻,南与翁牛特旗接壤,西与高地村相交,北与土城子镇紧邻。距经棚镇170公里,邻新北公路。辖沙岭沟西、吴春漫甸、长汗沟、北沟、红石砬、大营子、沙岭沟东、海南园子,下沙岭沟9个村民组。户籍人口871户2171人,常住户425户1124人。全村总面积为5.6万亩,耕地1.9万亩,草场2.4万亩,林地3.1万亩。种植业主要依托金昊农牧业专业合作社种植中草药、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。特色产业以粉条加工为主。养殖业以养猪、养羊为主。2021年人均收入15000元,集体收入以帮扶资金为主,到2021年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1.4万元。

散文

石狮子说

■ 李学萍

来时其中一尊小狮子已经不见了,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家三口,而最小的一尊扭着头往回看,因为它在等那位迷路的家人回来。刘营子村村民认为,之所以四辆大车拉不走的石狮子,却被一个人推回来三只,是因为它们不想离开这里。

传说让石狮子们的身上多了一层神秘感,于是围绕在它们身上的故事便越来越多。诸如早些年若有大铁车经过,就要从油壶里舀出一点油涂到石狮子身上,以求平安。日久年深,石狮子们被抹了一层又一层油,于是就变成了今天又黑又亮的模样,天热时身上还会渗出油来。

传说终究是传说,它只是人们一种朴实愿景,而石狮子依旧沉默而执着的立在刘营子村的村口,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兴衰与变迁。

城里地,城中地

在刘营子村,人们通常会把整个村子分成“城里地”和“城中地”两个地方,城里地是村子后面的一片耕地,城中地是村子西边的一片耕地。张增有说,在他年轻的时候,城里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土包,后来被一点一点犁平,成为现在平整的耕地,那时老百姓种地经常会从地下翻出来近一米长的青石砖,还有一些瓷瓶瓦罐之类的东西,他也曾捡到一块雕着各种花纹的铜片,看起来很像将军盔甲上的物品,只是当时人们没有文物的概念,捡到后又顺手不知丢到了哪里。

如果没有考古专家,恐怕无人知晓,尘封在地下的究竟是怎样一段历史。会不会有一位征战四方的大将军,解甲归田来到此地,皇帝赏赐了他一座富丽堂皇的将军府?也许这里曾有一座富庶的城池,人们用巨大的青石砖砌成高高的城墙,可是后来的战争的战乱亦或是天灾,人们远走他乡,千百年后城池被埋在黄土之下,后来黄土又住了人,就有了现在的刘营子村。

几本史书,如何能还原历史的全貌?唯有那三尊石狮子在静静的看着这一切。

富庶的刘营子村

“古人不见今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”在这片土地上,也许有过繁华的过往,也许曾经满目疮痍,但今日当我们走进村里时,入目皆是干净整洁的街道,整整齐齐的砖瓦房,人们为幸福的生活忙碌着。刘营子村良村整齐的郝风刚,家里种着一百多亩地,还是村里的养牛大户,家里有36头牛,钢结构棚的牛棚高大宽敞,草料使用科学配方,全机械化操作,每年收入相当可观,每到了秋收和牛出栏的时候,这个



朴实的汉子都会眉开眼笑的蹲炕头上,数钱数到手抽筋,为了不让手抽筋,他现在用钱通过银行转账。

刘营子村土地肥沃,改革开放以前曾是粮食种子改良场,现在依然是全旗著名的种植大村,全村17个村民组耕地已经实现全覆盖灌溉地,早涝保收,提高了粮食产量,增加了农民的收入。这里的甜菜因为个头大,出糖量高,被林西糖场列为重点收购点,而粮种场、杨大菜、杨树林、新立等村民组则种植蔬菜,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芝麻开花节节高。

一个地方真正的发展,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上,还体现在人文关怀上,特别是对孤寡老人的照顾。宇宙地镇敬老院就在刘营子村,46位无儿无女的老人住在这里安享晚年,且不说窗明几净的居住环境,也不说护工为他们无微不至的打理生活,就说闲暇时敬老院里响起来的广场舞音乐,看着老人们欢快的随着音乐起舞,就是对“老有所依”四个字最好的诠释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,万物明朗,未来可期。刘营子村正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。有了钱的人们在村口盖了三尊石狮子盖了一座凉亭,用于遮风挡雨,而这石狮子们依旧沉默的守护着这片土地,从未开口,却耐何有一个沉默的闲人,胡思乱想,写了这篇《石狮子说》。

刘营子村简介:宇宙地镇刘营子村位于克什克腾旗宇宙地镇南部,大兴安岭支脉黄岗梁南麓,木石匣河下游,毗邻热河开发区,与林西县接壤。地势北高南低,平均海拔740米。全镇总面积18.9万亩(162平方公里),耕地2.73万亩,其中水浇地2.5万亩,林地5万亩,草场9.5万亩。辖19个村民组,户籍人口1643户3456人,常住人口1040户1746人,以汉族为主,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和谐共处。2021年人均纯收入12000元,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8.4万元。

散文

奇峰秀水待君来

■ 巩广增

秋天的傍晚了,夕阳余晖斜照,天边晚霞欲燃,山间万斛金光,洞中清风习习。使人胸怀豁达,超然物外。一种清丽洒脱,宁静淡泊之情油然而生!

卧牛沟里的小溪把原来的一个营子分成了南北两个村民组。小溪的北岸是后营子,表哥至今还住在这里。见了面,以前少言寡语的他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如今咱这里可以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啊!以前咱赶集出门,赶着牛、马、车,在坑洼不平的沙石路上一走就是一天。住的草苫房,夏天漏雨,冬天透风。衣服鞋子补丁挨补丁。吃的玉米面喝着小米粥,有时还要断顿。八几年还是吃粮靠反销,花钱靠贷款。说到这里表哥提高了嗓门,那时候谁会想到有今天的好日子。不说这人住的砖瓦房,就是牛、羊住的也是砖砌暖圈。你看家家房子不是红瓦就是彩钢瓦。户户门窗不是塑钢就是断桥铝。屋子里装修不是刮大白就是装饰板,宽敞、整洁、漂亮、舒适……

大自然有时也是顽劣的。八十年代有句顺口溜:转过山弯看永隆,黄沙满天人贫穷。这个说法在当时并不夸张。永隆村的风沙源,来自于木石匣河西岸的前营子组至窑上组之间,和大河东岸的梁底组至吴营子组之间。由于以前一段时期内,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都不足,致使这两处的植被破坏严重。每当冬开春时节,就会时常出现狂风乱舞,风沙漫天。处于下风头的土地被沙化的严重。河东岸的董营子组是受风沙侵袭最严重的。一冬天下来,院墙外的沙土就会积攒的与一米多高的墙齐。八十年代后期,永隆村民开始封山禁牧,退耕造林。在一代代永隆人的不懈努力下,如今的沙地上榆树成片,松树成林,杨树成带,沙柳成荫。沙丘不在滚动,农田焕发出新的生机。

永丰泉村民居,位于木石匣大河西岸,从营子前向东岸望去,便是喇嘛洞山。在山南面向避风的山峰处,隐约可见喇嘛洞洞,喇嘛洞山由此得名。相传,从前有一只得道的喇嘛僧在此洞中修行。有一只很灵性的青山羊给他驮运饮水。山羊背上绑着两个水囊,每天来到木石匣河边静等,过路的人见了,就把水囊给灌满。山羊就稳稳的把水送到洞中。僧羊相携相伴,相依为命,一段神奇流传至今。看来,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,古以始然。

从永丰泉营子向东三百多米,过一座钢结构铁桥,便来到喇嘛洞山脚了。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碑上刻着:永丰泉石刻题记。下面还刻有:克什克腾旗文物保护单位等字样。在大理石碑后面,有几块自然生就、分布不均的大石,在每块大石平整的正面,刻着一段段文字。当地人称之为“喇嘛文”。具体是记载着一段历史,或许是讲述着一个传奇,至今无人知晓。

从山下向洞的位置望去,除了红褐色的铺山石,就是杂乱无章的块石。山势虽不算陡峭,但并没有成行的道路。这就使每一位想去洞中观光的人,都有一次选择路经、确定方向,开辟道路的机会。这也许正是当初造洞者,开化后来者的用心别意吧!

一切美好努力的获得,都必须付出艰辛的劳作。当你一番曲折接近洞口,你绝对不会想到,洞前竟然有一处小院。院墙用石块砌成,院门外是一条一米多宽东西走向的平台。外面正中是院门,正对北面是洞口,西面是峭壁,东面院墙外有数棵两米多高的杏树。走进院内,院子有四、五平米。洞口东南角处,有一棵枯死多年的黄榆树。虽然表皮已脱落殆尽,却依然执着地守护在洞旁。在它干枯的枝杈与东侧院外的杏树之间,挂有几条写满经文的彩带。这也许是善良的人们,对它这种至死相守的精神的一种崇敬吧!

进到呈椭圆形的洞内,洞顶岩石交错,表面有明显的烟火熏烤的痕迹。洞宽约三米,高有两米多,纵深约五米。东侧石壁比较平整,靠近洞口一米多高处刻有三个“喇嘛字”,具体含义,犹未可知。西侧石壁底部向东侧斜出,中部向西凹进。向里行至约三米处,在洞的正中距洞底一米左右,有一长约两米,宽一米多的小石洞,这可能是当年喇嘛的卧室吧。

站在洞外放眼远方,群山隐隐,相接天际,峰峦叠嶂,云雾缭绕,俯视木石匣大河,静静的河水蜿蜒而去,如一条洁白的哈达向世人发出邀请。

永隆村简介:永隆村总面积19.5万亩,其中耕地面积9210亩,草场面积8.9万亩,林地面积1.7万亩。辖区有11个村民组。户籍人口747户1779人,常住人口386户1389人。肉牛牛羊养殖是该村的主导产业。202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1.6万元,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3万元。